





## 第九十三回

給孤園問古談因

天竺國朝王遇偶

起念斷然有愛，留情必定生災。靈明何事辦三臺？行滿自歸元海。

不論成仙成佛，須從個裏安排。清清淨淨絕塵埃，果正飛昇上界。

却說寺僧天明，不見了三藏師徒，都道：『不曾留得，不曾別得，不曾求告得，清清的把個活菩薩放得走了！』

正說處，只見南關廟有幾個大戶來請。衆僧撲掌道：『昨晚不會防禦，今夜都駕雲去了。』衆人齊望空拜謝。此言一講，滿城中官員人等，盡皆知之，叫此大戶人家俱辦五牲花果，往生祠祭獻酬恩不題。

却說唐僧四衆，餐風宿水，一路平寧。行有半個多月，忽一日見座高山。唐僧又悚懼道：『徒弟，那前面山嶺峻峭，是必小心！』行者笑道：『這邊路上將近佛地，斷乎無甚妖邪。師父放懷勿慮。』唐僧道：『徒弟，雖然佛地不遠，但前日那寺僧說到天竺國都下有二千里，還不知是多少路哩。』行者道：『師父，你好是又把烏巢禪師心經忘記了？』三藏道：『般若心經是我隨身衣鉢。自那烏巢禪師教後，那一日不念，那一時得忘？顛倒也念得來，怎會忘得？』行者道：『師父只是念得，不曾求那師父解得。』三藏說：『猴頭怎又說我不曾解得？你解得麼？』行者道：『我解得，我解得。』

自此，三藏行者，再不作聲。旁邊笑倒一個八戒，喜壞一個沙僧，說道：『嘴靶替我一賤的微妖精出身，又不是那裏禪和子，聽過講經，那裏應佛僧，也會見過說法？弄虛頭，找架子，說甚麼曉得解得！——怎麼就不作聲？聽講請解！』沙僧說：『二哥，你也信他。大哥扯長話，哄師父走路。他曉得弄棒罷了，他那裏曉得講經！』三藏道：『悟能，悟淨，休要亂說。悟空解得是無言語文字，乃是真解。』

他師徒們正說話間，却倒也走過許多路程，離了幾個山岡，路旁早見一座大寺。三藏道：『悟空，前面是座寺啊。你看那寺倒也——』

『不小不大，却也是琉璃碧瓦半新半舊，却也是八字紅牆，隱隱見蒼松偃蓋，也不知是幾千百年間故物到於今；潺潺聽流水鳴絃，也不道是那朝代時分開山留得在山門上，大書着「布金禪寺」，懸扁上留題着「上古遺跡」。』

行者看得是布金禪寺，八戒也道是布金禪寺。三藏在馬上沉思道：『「布金」……這莫不是舍衛國界了麼？』八戒道：『師父奇！我跟師父幾年，再不會見識得路，今日也識得路了。』三藏說道：『不是。我常看經誦典，說是佛在舍衛城祇樹給孤園。這園說是給孤獨長者問太子買了，請佛講經。太子說：「我這園不賣。他若要買我的時，除非黃金滿布園地。」給孤獨長者聽說，隨以黃金爲磚，布滿園地，纔買得太子祇園，纔請得世尊說法。我想這布金寺莫非就是這個故事。』八戒笑道：『造化！若是就是這個故事，我們也去摸他塊把磚兒送人。』

大家又笑了一會，三藏纔下得馬來。進得山門，只見山門下，挑擔的，背包的，推車的，整車坐下；也有睡的去睡，講的去講。忽見他們師徒四衆，俊的又俊，醜的又醜，大家有些害怕，却也就讓開些路兒。三藏生怕惹事，口中不住，只叫『斯文斯文！』這時節，却也大家收斂。轉過金剛殿後，早有一位僧走出，却也威儀不俗，真是：

面如滿月光，身似菩提樹。擁錫袖飄風，芒鞋石頭路。

三藏見了問訊。那僧即忙還禮道：『師從何來？』三藏道：『弟子陳玄奘，奉東土大唐皇帝之旨，差往西天拜佛求經。路過寶方，造次奉謁，便借一宿，明日就行。』那僧道：『荒山十方常住，都可隨喜。况長老東土神僧，但得供養，幸甚。』三藏謝了，隨即喚他二人同行。過了迴廊，香積徑入方丈，相見禮畢，分賓主坐定。行者三人，亦垂手坐了。

這時寺中聽說到了取經僧人，東土大唐話說，寺中若大若小，不問長住，掛榻，長老，行童，一一都來參見。茶罷，擺上齋供。這時長老還正開齋念偈，八戒早是要緊，饅頭，素食，粉湯，一攬直下。這時方丈却也人多，有知識的，讚說三藏威儀；好妻子的，都看八戒吃飯。

却說沙僧眼溜看見頭底，暗把八戒摃了一把，說道：「斯文！」八戒着忙，急的叫將起來，說道：「「斯文！」「斯文！」——肚裏空空！」沙僧笑道：「二哥，你不曉得。天下多少「斯文」？若論起肚子裏來，正替你我一般哩！」八戒方纔肯住。

三藏念了結齋，左右徹了席面，三藏稱謝。寺僧問起東土來因。三藏說到古蹟，纔問布金寺名之由。那僧答曰：『這寺原是舍衛國給孤獨園寺，又名祇園。因是給孤獨長者請佛講經，金磚布地，又易今名。我這寺一望之前，乃是舍衛國。那時給孤獨長者正在舍衛國居住。我荒山原是長者之祇園，因此遂名給孤布金寺。寺後邊還有祇園基址。近年間，若遇時雨滂沱，還淋出金銀珠兒。有造化的，每每拾着。』

三藏道：『話不虛傳果是真！』又問道：『纔進寶山，見門下兩廊有許多驛馬車擔的行商，爲何在此歇宿？』衆僧道：『我這山喚做百腳山。先年且是太平，近因天氣循環，不知怎的，生幾個蜈蚣精，常在路下傷人。雖不至於傷命，其實人不敢走。山下有一座關，喚做雞鳴關。但

到雞鳴之時，纔敢過去。那些客人，因到晚了，惟恐不便，權借荒山一宿，等雞鳴後便行。」三藏道：「我們也等雞鳴後去罷。」

師徒們正說處，又見拿上齋來，却與唐僧等吃畢。此時上弦月皎，三藏與行者步月閒行，又見個道人來報道：「我們老師爺要見見中華人物。」三藏急轉身，見一個老和尚，手持竹杖，向前作禮道：「此位就是中華來的師父？」三藏答禮道：「不敢。」老僧稱讚不已，因問：「老師高壽？」三藏道：「虛度四十五年矣。敢問老院主尊壽？」老僧笑道：「比老師痴長一花甲也。」行者道：「今年是一百零五歲了。你看我有多少年紀？」老僧道：「師家貌古神清，況月夜眼花，急看不出來。」

敍了一會，又向後廊看看。三藏道：「纔說給孤園基址，果在何處？」老僧道：「後門外就是。快教開門。」但見是一塊空地，還有些碎石疊的牆腳。三藏合掌嘆曰：——

『憶惜檀那須達多，曾將金寶濟貧病。祇園千古留名在，長者何方伴覺羅？』

他都覩着月，緩緩而行。行近後門外，至臺上，又坐了一坐，忽聞得有啼哭之聲。三藏靜心

誠聽，哭的是爺娘不知苦痛之言。他就感觸心酸，不覺淚墮，回問衆僧道：『是甚人在何處悲切？』老僧見問，即命衆僧先回去煎茶，見無人，方纔對唐僧行者下拜。三藏攏起道：『老院主，爲何行此禮？』老僧道：『弟子年歲百餘，略通人事，每於禪靜之間，也會見過幾番景象。若老爺師徒，弟子聊知一二，與他人不同。若言悲切之事，非這位師家明辨不得。』行者道：『你且說，是甚事？』

老僧道：『舊年今日，弟子正明性月之時，忽聞一陣風響，就有悲怨之聲。弟子下榻到祇園基上看處，乃是一個美貌端正之女。我問他：「你是誰家女子？爲甚到於此地？」那女子道：「我是天竺國王的公主。因爲月下觀花，被風刮來的。」我將他鎖在一間敝空房裏，將那房砌作個監房模樣，門上止留一小孔，僅遞得碗過。當日與衆僧傳道：「是個妖邪，被我細了。」但我僧家乃慈悲之人，不肯傷他性命，每日與他兩頓粗茶粗飯，吃着度命。那女子也聰明，卽解吾意，恐爲衆僧玷污，就裝風作怪，尿裏眠，屎裏臥，白日家說胡話，呆呆瞪瞪的，到夜靜處，却思量父母啼哭，想幾番家進城來去打探公主之事，全然無損。故此堅收緊鎖，更不放出。

今幸老師來國，萬望到了國中，廣施法力，辨明辨明。一則救拔良善，二則昭顯神通也。』

三藏與行者聽罷，切切在心。正說處，只見兩個小和尚請吃茶安置，遂而同去。八戒與沙僧在方丈中，突突嚷嚷的道：『明日要雞鳴走路，此時還不來睡！』行者道：『獃子又說甚麼？』八戒道：『睡了罷。這等夜深，還看甚麼景致！』因此老僧散去，唐僧就寢。正是那——

人靜月沉花夢悄，暖風微透壁窗紗。銅臺點點看三汲，銀漢明明照九華。

當夜睡還未久，即聽雞鳴。那前邊行商烘烘皆起，引燈造飯。這長老也喚醒八戒、沙僧，扣馬收拾。行者叫點燈來。那寺僧已先起來，安排茶湯點心，在後候敬。八戒歡喜，吃了一盤饅饅，把行李馬匹牽出。三藏、行者對眾辭謝。老僧又向行者道：『悲切之事，在心在心！』行者笑道：『謹領！謹領！我到城中，自能聆音而察理，見貌而辨色也。』那夥行商，哄哄嚷嚷的，也一同上了大路。將有寅時，過了雞鳴關。至巳時，方見城垣。真是鐵甃金城，神淵天府。那城：

虎踞龍蟠形勢高，鳳樓麟閣彩光搖。御溝流水如環帶，福地依山插錦標。曉日旌旗明聳路，春風鼓鼙徧溪橋。國王有道衣冠勝，五穀豐登顯俊豪。

當日入於東市街，衆商各投旅店。他師徒們進城，正走處，有一個會同館驛，三藏等徑入驛內，那驛內管事的，即報驛丞道：『外面有四個異樣的和尚，牽一匹白馬進來了。』驛丞聽說有馬，就知是官差的，出廳迎迓。三藏施禮道：『貧僧是東土唐朝欽差靈山大雷音見佛求經的，隨身有勸文，入朝照驗。借大人高衙一歇，事畢就行。』驛丞答禮道：『此衙門原設待使客之處，理當欵迓。請進，請進。』三藏喜悅，教徒弟們都來相見。那驛丞看見嘴臉醜陋，暗自心驚，不知是人是鬼，戰兢兢的，只得看茶擺齊。三藏見他驚怕，道：『大人勿驚，我等三個徒弟，面貌雖醜，心地俱良。俗謂「面惡人善」，何以懼爲？』

驛丞聞言，方纔定了心性，問道：『國師唐朝在於何方？』三藏道：『在南瞻部洲中華之地。』又問：『幾時離家？』三藏道：『貞觀十三年，今已歷過十四載，苦經了些萬水千山，方到此處。』驛丞道：『神僧！』三藏道：『上國天年幾何？』驛丞道：『我敝處乃大天竺國，自太祖太宗傳到今，已五百餘年。現在位的彌菴，愛山水花卉，號做怡宗皇帝，改元靖宴，今已二十八年了。』三藏道：『今日貧僧要去見鴻臚換勸文，不知可得遇赦？』驛丞道：『好好正好！

近因國王的公主娘娘，年登二十青春，正在十字街頭，高結綵樓，拋打綉球，撞天婚招駙馬。今日正當熱鬧之際，想我國王爺爺還未退朝。若欲倒換關文，趁此時好去。』

三藏欣然要走，只見擺上齋來，遂與驛丞行者等吃了。時已過午。三藏道：『我好去了。』行者道：『我保師父去。』八戒道：『我去。』沙僧道：『二哥罷。你的嘴臉不見怎的，莫到朝門外裝胖，還教大哥去。』三藏道：『悟淨說得好。獸子粗分，悟空還有些細膩。』那獸子掬着嘴道：『除了師父，我三個的嘴臉也差不多兒。』三藏却穿了袈裟，行者拿了引袋同去。只見街坊上士農工商，文人墨客，愚夫俗子，齊哈哈都道：『看拋綉球去也！』三藏立於道旁，對行者道：『他這裏人物衣冠，宮室器用，言語談吐，也與我大唐一般。我想着我俗家先母也是拋打綉球遇舊姻緣，結了夫婦。此處亦有此等風俗。』行者道：『我們也去看看，如何？』三藏道：『不可！不可！你我服色不便，恐有嫌疑。』行者道：『師父，你忘了那給孤布金寺老僧之言：則去看綵樓，二則去辨真假。似這般忙忙的，那皇帝必聽公主之喜報，那裏視朝理事。且去去來！』三藏聽說，真與行者相贊。見各項人等俱在那裏看打綉球呀。那知此去，却是漁翁拋下

釣和線，從今釣出是非來。

話表那個天竺國王，因愛山水花卉，前年帶后妃公主在御花園月夜賞翫，惹動一個妖邪，把真公主攝去，他却變做一個假公主。知得唐僧今年本月今日時到此，他假借國家之富，搭起綵樓，欲招唐僧爲偶，採取元陽真氣，以成太乙上仙。正當午時三刻，三藏與行者雜入人叢，行近樓下，那公主纔拈香焚起，祝告天地。左右有五七十個嬌嬈女侍的捧着綉綵。那樓八窗玲瓏。公主轉睛觀看，見唐僧來得至近，將綉綵取過來，親手拋在唐僧頭上。唐僧着了一驚，一把個毘盧帽子打歪。——雙手忙扶着那綵。那綵轆轤的滾在他衣袖之內。那樓上齊聲發喊道：『打着個和尚了！打着個和尚了！』

噫！十字街頭，那些客商人等，濟濟哄哄，都來奔搶綉綵。被行者喝一聲，把牙槎一槎，把腰躬一躬，長了有三丈高的個神威，弄出醜臉，唬得些人跌跌爬爬，不敢相近。霎時人散，行者還現了本像。那樓上綉女宮娥並大小太監都來對唐僧下拜道：『貴人貴人請入朝堂賀喜。』

三藏急還禮，扶起衆人，回頭埋怨行者道：『你這猴頭，又是撮弄我也！』行者笑道：『綉毬兒打在你頭上，滾在你袖裏，干我何事？埋怨怎麼？』三藏道：『似此怎生區處？』行者道：『師父，你且放心，便入朝見駕，我回驛報與八戒沙僧等候。若是公主不招你便罷，倒換了關文就行；如必欲招你，你對國王說：「召我徒弟來，我要吩咐他一聲。」那時召我三個入朝，我其間自能辨別真假，此是倚婚降怪之計。』

唐僧無已從言，行者轉身回驛。那長老被衆宮娥等撮擁至樓前，公主下樓，玉手相挽，同登寶輦，擺開儀從，回轉朝門。早有黃門官先奏道：『萬歲，公主娘娘挽着一個和尚，想是綉毬打着，現在午門外候旨。』那國王見說，心甚不喜，意欲趕退，又不知公主之意何如，只得含情宣入。公主與唐僧遂至金鑾殿下，正是一對夫妻呼萬歲，兩門邪正拜千秋。禮畢，又宣至殿上，開言問道：『僧人何來，遇朕女拋越得中？』唐僧俯伏奏道：『貧僧乃南瞻部洲大唐皇帝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拜佛求經的。因有長路關文，特來朝王倒換。路過十字街綵樓之下，不期公主娘娘拋綉毬，打在貧僧頭上。貧僧是出家異教之人，怎敢與玉葉金枝爲偶？萬望赦貧僧死

罪，倒換關文，打發早赴靈山，見佛求經，回我國土，永註陛下之天恩也。』國王道：『你乃東土聖僧，正是「千里姻緣使線牽」。寡人公主，今登二十歲未婚，因擇今日年月日時俱利，所以結綵樓拋毬，以求佳偶。可可的你來拋着，朕雖不喜，却不知公主之意如何。』那公主叩頭道：『父王常言：「嫁雞逐雞，嫁犬逐犬。」女有善願在先，結了這毬，告奏天地神明，撞天婚拋打。今日打着聖僧，即是前世之緣，遂得今生之遇，豈敢更移？願招他爲駙馬。』國王方喜，即宣欽天監正臺官選擇日期，一壁廂收拾鞍轡，又詔旨曉諭天下。

三藏聞言，更不謝恩，只教『放！放！放！』國王道：『這和尙甚不通理。朕以一國之富，招你做駙馬，爲何不在此享用，念念只要取經？再若推辭，教錦衣官校推出斬了！』長老唬得魂不附體，只得戰兢兢叩頭啟奏道：『成聖陛下天恩，但貧僧一行四衆，還有三個徒弟在外，今當領納，只是不會吩咐得一言，萬望召他到此，倒換關文，教他早去，不誤了西求之意。』國王遂准奏道：『你徒弟在何處？』三藏道：『都在會同館驛。』隨即差官召聖僧徒弟領關文西去，留聖僧在此爲駙馬。長老只得起身侍立，有詩爲證：

大丹不漏要三全，苦行難成恨惡緣。道在聖傳修在己，善由人積福由天。休逞六根多貪欲，頓開一性本來原。無愛無思自清淨，管教解脫得超然。

當時差官至會同館驛宣召唐僧徒弟不題。

却說行者自綵樓下別了唐僧，走兩步，笑兩聲，喜喜歡歡的回驛。八戒、沙僧迎着道：『哥哥，你怎麼那般喜笑？師父如何不見？』行者道：『師父喜了。』八戒道：『還未到地頭，又不曾見佛，取得經回，是何來之喜？』行者笑道：『我與師父只走至十字街綵樓之下，可可的被當朝公主拋綉，打中了師父。師父被些宮娥彩女太監推擁至樓前，同公主坐輦入朝，招爲駙馬。此非喜而何？』

八戒聽說，跌腳搥胸道：『早知我去好來！都是那沙僧纏惱——你不阻我啊，我徑奔綵樓之下，一綉打著我老豬，那公主招了我，却不美哉，妙哉！俊刮標致停當，大家造化要子兒，何等有趣！』沙僧上前，把他臉上一抹道：『不羞！不羞！好個嘴巴骨子！三錢銀子買個老驥，

自誇騎得！」要是一綉毬打着你，就連夜燒退送紙也還道遲了，敢惹你這晦氣進門！」八戒道：「你這黑子不知趣！醜自醜，還有些風味。自古道：『皮肉粗糙，骨格堅強，各有一得可取。』」

行者道：「獸子莫胡談！且收拾行李。但恐師父着了急，來叫我們，却好進朝保護他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又說差了。師父做了駙馬，到宮中與皇帝的女兒交歡，又不是爬山躡路，遇怪逢魔，要你保護他怎的？他那樣一把子年紀，豈不知被窩裏之事，要你去扶擣？」行者一把揪住耳朵，輪拳罵道：「你這個淫心不斷的夯貨！說那甚胡話！」

正噪鬧間，只見驛丞來報道：「聖上有旨，差官來請三位聖僧。」八戒道：「端的請我們爲何？」驛丞道：「老神僧幸遇公主娘娘，打中綉毬，招爲駙馬，故此差官來請。」行者道：「差官在那裏教他進來？」那官與行者施禮。禮畢，不敢仰視，只管暗暗說道：「是鬼，是怪……是雷公，夜叉……」

行者道：「那官兒，有話不說，爲何沉吟？」那官兒慌得戰戰兢兢的，雙手舉着聖旨，口裏

亂道：『我公主有請會親——我主公會親有請。』八戒道：『我這裏沒刑具，不打你，你慢慢說，不要怕。』行者道：『莫說道怕你打！怕你那臉嘴快收拾挑擔牽馬進朝見師父，議事去也！』這正是：

路逢狹道難迴避，定教恩愛反爲仇。

畢竟不知見了國王有何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